

禁止副词“别”来源再考

李 焱 孟繁杰

(厦门大学 中文系, 福建 厦门 361005; 厦门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, 福建 厦门 361005)

[摘 要] 本文讨论禁止副词“别”的来源。禁止副词“别”大约起源于元代, 明清时期开始在禁止副词系统中占据优势地位。“不必”的合音是禁止副词“别”的来源。

[关键词] 禁止副词; 合音; 近代汉语

[中图分类号] H146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001-5442(2007)01-0052-05

一、引言

在现代汉语中,“别”主要表示劝阻或禁止。关于这个禁止副词“别”的来源,众说纷纭,综合来看,主要有三种观点。

一种以太田辰夫先生为代表,“表示禁止的词‘别’……恐怕是从本来意义的‘别’(另外)引申而来,成为委婉的禁止意义。”^[1]

一种是以吕叔湘先生、江蓝生先生为代表,认为“别”是“不要”的合音。“‘不要’一词用久了已经失去原义,干脆成一个禁止词。到了‘不要’二字合音成‘别’(北京)的时期,那就和‘休’‘莫’等单词没有什么两样了。”(吕叔湘,1982)江蓝生先生(1991)从音理上对“不要”合音成“别”作了分析。

一种是以王力先生为代表,对“别”是由“不要”的合音而来表示怀疑。“普通总以为‘别’是‘不要’的合音,但这是很难解释的,因为‘不’和‘要’的合音应该是 biao,不该是 bie。所以‘别’字的来源还是尚待考证的。”^[2](《中国语法理论》,1951)

为了称说方便,本文把太田辰夫先生的观点称为“引申派”,认为“别”来自“不要”的这种观点称为“合音派”,王力先生的观点称为“怀疑派”。

从三种意见来看,以太田辰夫为代表的引申派最大的难点是怎样说明“别”由表示“另外”的意思引申到表示禁止的意思。以吕叔湘先生为代表的合音派最大的困难是怎样解释“不要”没有成为 biao 而变为 bie,而且声调不是去声而是阳平(虽然江蓝生先生在《禁止词“别”考源》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解释,但是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)。以王力先生为代表的怀疑派最大的难点是没有提出自己的“别”的来源。

本文在对几部重要文献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,对禁止副词“别”的来源重新进行探究。

二、禁止副词“别”的起源和发展

根据检索语料的结果,在元代以前,“别”作为禁止副词还没有出现,“别”作为禁止副词较早见于元代,江蓝生先生(1991)曾举元曲的例子:

(1)别引逗出半点儿风声,夫人他治家严肃狠情性。(《元曲选》第三册,1152页)

(2)别近谤俺夫妻每甚的,止不过发尽儿掏窝不姓李。(《元曲选外编》第一册,46页)

(3)问甚鹿道做马,风唤做鸡,葫芦今后大家提,别辨是和是非。(周仲彬《太平乐府·卷七》)其中,前两例“别”表示禁止,当无疑问,第三例中“别辨”或为一词,表示“辨别”之义,后面往往是跟两个相反的概念。在元曲中,还有这样的例子,可为佐证:

(4)我与你定夺个功罪,别辨个实虚。(《元刊杂剧三十种·薛仁贵衣锦还乡》)

(5)他待觅莺俦燕侣,我正愁凤只鸾孤,因此上,要识贤愚,别辨亲疏。(李好古《沙门岛张生煮海》)

(6)只恁的天宽地窄,你也好别辨个贤愚。(秦简夫《秋山赵礼让肥》)

在元代,“别”作禁止副词出现,是比较少的,大量出现的还是禁止副词“休”或者“莫”。

“别”做禁止副词开始较多使用是在明中叶,在《金瓶梅》中,共有22处,从明末清初开始,“别”的使用日渐泛滥,在《醒世姻缘传》中共出现276例。《红楼梦》共出现310例,《儿女英雄传》共出现131例。在“别”开始使用做禁止副词的早期,有一个显著的特点,“别”、“要”多联合使用,构成“别要”表示禁止。在《金瓶梅》的22个用例中,“别要”有19次,在《醒世姻缘传》中有166处。《红楼梦》中只有两次,《儿女英雄传》中没有。

下面是不同历史时期,几部重要的文献中^①,禁止副词“别”以及其它相关的禁止副词的消长情况统计:

	变	祖	朱	宣	秘	水	西	金	醒	红	儿
莫	316	201	99	5	1	18	401	21	32	21	88
休	43	0	1	10	35	382	138	270	119	25	32
别	0	0	0	0	0	2	0	22	276	310	131

三、“别”的本义与禁止义

为了便于把握“别”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,特对是“别”开始作禁止副词前后的一些特点,再加以说明如下:

首先从时间上讲,“别”作禁止副词开始于元代,但是用例还是不多。在元代以前,“别”的义项较多,可以表示“差别”、“区别”,如:

(8)了得身心本性空,斯人与佛何殊别? (《祖堂集·卷十七》)

(9)“才”与“材”字之别如何? (《朱子语类·卷三十五》)

(10)曾点意思得如此,自与诸子别。(《朱子语类·卷四十》)

(11)至一坊,名做金环巷,那风范更别。(《大宋宣和遗事·亨集》)

或作“别离”之义,如:

(12)二年七月一日,别诸门人:“吾当进途归新州矣。”(《祖堂集·卷二》)

(13)汝别家乡须努力,莫将辜负太夫身。(《祖堂集·卷七》)

(14)王受之,相向而泣,别姬而去。(《大宋宣和遗事·贞集》)

从句法位置来看,无论是表示“差别”、“区别”还是“别离”只出现在“别+(名词/代词)”中,这个句法位置跟表示禁止的“别+VP”有较大的区别,所以一般不会引起歧义,表示禁止的用

①检索文献:此表中的文献采用了简称的形式,“变”指《敦煌变文集》,“祖”指《祖堂集》,“朱”指《朱子语类》,“宣”指《大宋宣和遗事》,“秘”指《元朝秘史》,“水”指《水浒全传》,“西”指《西游记》,“金”指《金瓶梅》,“醒”指《醒世姻缘传》,“红”指《红楼梦》,“儿”指《儿女英雄传》。

法也不会是从这几个义项中演变而来。

可以出现在“别+VP”位置的还有一个义项,表示“其他”或者“另外”的意思。如:

(15)师云:“别更梦见作什摩?”(《祖堂集·卷十一》)

(16)如伊川又云:“伯有为厉,别是一理。”(《朱子语类·卷三》)

(17)也不道恻隐便是仁,又不道掉了恻隐,别取一个物事说仁。(《朱子语类·卷五十三》)

(18)乞钩旨别差英雄精细的人去。(《水浒传·第十五回》)

(19)别买新引增贩者,俱属私盐。(《金瓶梅·第四十八回》)

从语义表达上看,“别”放在动词前面作“其他”或“另外”讲,其强调的重点仍旧是“有”,而不是“无”。“别云”是“另外说”、“别更梦见”是“另外又梦见”……因此,从“有”过渡到表示否定的“无”是比较困难的。而且一个虚词由一个义项过渡到另外一个义项时,往往会有一些过渡现象,如王力先生解释处置词“把”的产生过程时所举“把卷看”之例,“把”兼有实词和处置词的特性……。但是就语料而言,我们尚未发现“别”有这样的例子。因此表示作为禁止的否定副词“别”是由表示“其他”、“另外”的“别”引申而来,似乎存在着较大的困难。

四、“别”与“不要”的关系

“不要”表示禁止之义始见于汉代。然其例不多。从唐代开始逐渐增多,兹举数例:

(20)但要守家,不要为他人男子酤酒。(《全汉文·卷四十二·僮约》)

(21)如此,得四年不要种之。(《齐民要术》)

(22)不要塞耳藏睛,灵光迴耀。(《祖堂集·卷五》)

(23)苦战应憔悴,寒衣不要宽。(白居易《闺怨曲》)

(24)自知清静好,不要问时豪。(张籍《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》)

(25)且须谋日富,不要道家贫。(陆龟蒙《对酒》)

“别”开始作为禁止副词使用的时候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“别”、“要”连用组成“别要”的用法特别多。

从用法上来说,“不要”表示禁止之义跟“别”表示禁止之义别无二致。但是正如王力先生所言,“别”的语音跟“不要”的合音存在着较大的差别。

对此,江蓝生先生作出了自己的解释,认为之所以“不要”的合音演变成[piɛ]是经历了如下过程:

pu + iɛ → puiɛu → piɛu → piɛ

至于“不要”的合音不作去声而作阳平,是因为在“别”作禁止副词的初期,“别”多跟“要”组成“别要”表示否定,“别”受到后面去声“要”的影响发生了连读音变而变为阳平。

江蓝生先生的论断尚存在一定的问题,其论证音节的合音,采取的拟音方式是从“不”和“要”的近代汉语拟音出发,而我们知道,“别”作为禁止副词使用有文字记载的首见于元代,但是由于书面语的滞后性,所以很可能在元代以前这种合音就开始发生了。至于其论证声调,问题也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。江先生认为“别”是受到后面“要”的影响所以才读作阳平的,这就存在着一个先验的假定:在没有跟“要”组成“别要”之前,“不要”的合音是不读作阳平的。但是,实际上,既然“不要”的合音已经用“别”代替了,那就是说“不要”的合音已经跟“别”的合音声调相同了,所以才用“别”记录,而不是后来又受到“要”的影响发生的语音变化,所以,如果要论证“不要”是“别”的来源,还是要证明“不要”的合音为什么不是去声而是阳平。

所以,江蓝生先生的论证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决王力先生的疑问。

五、“别”的来源

实际上，“别”表示禁止是另有来源的，“不必”的合音化才是“别”的来源。

就“不必”的历史发展来讲，“不必”主要有两个义项，第一个表示“不一定”，第二个“没有必要”。具体而言，表示“没有必要”的这个“不必”就是“别”的直接来源。

“不必”表示“没有必要”是历史非常悠久的。在十三经中就有用例，兹举数例如下：

(26)官不必备，惟其人。（《尚书·周书·周官》）

(27)悼公稽首，曰：“吾子奉义而行者也。若我可，不必亡一大夫。若我不可，不必亡一公子。”（《春秋左传·哀公六年》）

(28)兵休复起，足以伤秦，不必待齐。（《战国策》）

(29)益知闻名，须有消息，不必期于颠沛而走也。（《颜氏家训·风操》）

(30)于时该通仙人对大众说，先为智通已说见性，若论众行，不必如此。（《祖堂集·卷二十》）

(31)深夜不必盘姓名，仆是去年骂阵人。（《敦煌变文集》）

(32)吴用道：“兄长不必忧心，小生自有摆划。”（《水浒传·第十九回》）

(33)行者道：“公主不必伤悲。”（《西游记·第三十一回》）

从表达的效果上讲，“不必”主要指客观条件使的某人没有必要作某事，“别”主要指因为个人主观愿望不希望某人作某事，二者有一定差别，但是就表达的结果来看，都是对某人作某事的否定，因此，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，这就为“不必”向“别”的转化提供了条件。

下面从音理上论证“不必”的合音读如“别”。

“必”，按照音韵地位讲为中古帮母开口三等入声臻摄质韵字，其中古拟音为[piət]（从王力拟音，下同），而“别”为中古帮母开口三等入声山摄薛韵字，其中古拟音为[pjət]，两个字声母调类韵尾完全相同，只是韵母的主元音有所差异，但是也是比较相近的。因此，如果“不必”快速连读，那么很可能其韵母主元音的差别也就模糊了，所以，如果，“不必”的合音化发生在唐宋时期（当然，这还需要语料的进一步考证），那么，“不必”发生合音读作“别”实际上是发生了如下变化：

piəut(不) + piət(必) → (piət) → piət(读同“别”) → piē → piē

但是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，“不必”合音为“别”是出现在元代或元代稍前，在那一时期，入声很可能还没有完全消失，“呼吸言语之间仍有入声之别”，所以“不必”的合音很可能是采取了如下形式：

pu(不) + piē?(必) → (piē?) → piē?(读同“别”) → piē

至于声调的问题，已经不是问题了。因为“不必”的合音经过了一个读同“别”的入声阶段，所以不需要再经历所谓的在去声前的连读音变了。“不必”合音后的语音发展是跟原本意义上的“别”同步的。仍旧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：为什么在“别”作禁止副词的初期，多“别要”连用？

这可能跟两方面的原因有关系：

第一是类推作用：禁止副词跟“要”搭配使用由来已久，具统计，在《朱子语类》中“莫要”连用为19次，占总数的19.2%，在《水浒传》中，“休要”出现78次，占总数的20.4%，在《金瓶梅》中，“休要”连用占总数的30%，因此，“别要”在初期大量使用是有一定背景的。另一方面，“不必要”组合使用在历史上也早已有之。如：

(34)准式许移窄就宽，不必要须留住。（《通典·卷七·食货七》）

(35)但取味足而已，不必要止十石。（《齐民要术·卷七·笨糶并酒第六六》）

(36)将圣贤言语虚心以观之，不必要著心去看他。（《朱子语类·卷一百一十三》）

(37)客到时,果品酒馔只顾将来,不必要问。(《水浒全传·第十回》)

因此,由“不必要”转化为“别要”也是很自然的。

第二、在“别”作禁止性副词使用的早期,“别要”的使用频度特别高,如前所述,在《金瓶梅》中,“别要”共出现19次,占据“别”作禁止副词总数的86.4%之多,在《醒世姻缘传》中虽然数量有所减少,但是仍旧出现166次,占总数的60.1%之重。这种现象,正如江蓝生先生所言,“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”,但是江蓝生先生认为这是“不要”合音为“别”后又发生了重新分解而造成的。但是实际上,这可以说是因为别义而形成的一种过渡现象。

如前所述,在元代以前,可以出现“别+VP”结构的“别”往往表示“另外”或者“其他”的含义,表示禁止的“别”也出现在“别+VP”这一结构往往会引起歧义。所以,为了表义的明确性,在禁止副词大量跟“要”连用的背景下,就采取了“别要”连用表示禁止的方式,通过这一方式跟表示“另外”含义的“别”区别开来。在《红楼梦》310个“别”表示禁止的用例中,“别要”只出现2次,而与之相应的,可以表示“另外的”出现在“VP”结构前的“别”只出现过1次,这说明,表示“另外的”“别”已经不是主流成分了,所以表示禁止的“别”已经不需要采取“别要”这一形式跟它区分。这正跟我们前面的分析吻合。

于是,在发展的初期,“别”通过在“VP”结构前的语义的单一化来实现表义的明晰性,并通过跟“休”的竞争确定了其优势地位,这一优势地位是在明末清初确定的,在清代中期完成并延续至今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太田辰夫. 中国语历史文法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7.
- [2] 王力. 中国语法理论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51.
- [3] 王力. 汉语史稿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0.
- [4] 江蓝生. 禁止词“别”考源[J]. 语文研究, 1991, (1).
- [5] 王红旗. “别V了”中动词的特征[J]. 汉语学习, 1991(5).
- [6] 彭可君. 副词“别”在祈使句里的用法[J]. 汉语学习, 1992(2).

The origin of *bie*(别)

LI Yan MENG Fan-jie

(Chinese department,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, China)

(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,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, China)

Abstract: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origin of the adverb *bie*(别). It comes out in yuan—dynasty. In *Ming or Qing dynasty*(明清时期) it was used widely. The adverb *bie*(别) comes from *bu-bi*(不必).

Key Words: prohibition adverb; the fusing voice; near ancient period

[作者简介]李焱,男,山东潍坊人,文学博士,厦门大学中文系讲师,从事近代汉语、方言等方面的研究。

孟繁杰,女,辽宁抚顺人,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,从事词汇学的研究。

[责任校对:林子]